茶香室叢鈔

德清俞樾

公治長書梅嶺碑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有莊癡者萬歷時人言事多奇中有張某將之官叩莊曰此行有險乎莊曰梅嶺最險中途遇風濤舟幾覆登岸見有梅嶺碑乃公治長筆也按梅嶺未知何地似非江西之大庾嶺乃有公治長所題碑眞異聞也

畫臧文仲於卞和之傍

晉傅咸集有卞和畫像賦其序云臧文仲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傍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慚色

楚僚臥冰

晉干寶搜神記云楚僚至孝敬事後母母患癰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即瘥僚聞之嘆曰今是十二月凝結之日何處求之乃脫衣上冰臥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水開送鯉一雙母食之即愈拔人知王祥事不知有楚僚事

趙仲讓

漢應劭風俗通云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隷茂材

爲高唐令不乘轝與徑至高唐變易姓名止都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月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舊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蝨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 按此等事已開魏晉竹林諸賢風氣矣然襄城君即孫壽也趙君玩之溝其人耳

應仲遠但執禮法以議之似未識其雅意

五世公

漢應劭風俗通載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大子名舊才操鹵鈍世公竟舉舊孝廉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衛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

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策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按此一事可見漢時弊政不減後世五世公所到之處其舉孝廉但舉其年家子耳甚者子弟蟬聯而及乳臭之兒亦忝名器斯今人所不至此也至於增年減年以意爲之當時文籍漫無稽考可以想見矣爲尚書所劾乃又覓緣戎幕叨冒軍功高臥家中策勳幕府然則近代軍功保舉之濫亦猶行古之道矣又按五世公當姓伍氏五與伍古字通也

李郭同車

太平廣記引商芸小說云郭林宗來游京師當還鄉里

送車千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謂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犇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按世知有同舟事不知有同車事宜表出之

天寶改元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李丞相泌謂德宗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按天寶改元自因宏農函谷關得寶符之故當時天下傳有宏農得寶之歌鄴侯乃謂因德宗誕生何也殆一時飾說耳

快活三郎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卽唐明皇也魏鶴山天寶遺事詩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

李輔國爲高力士所殺

唐蘇鶚杜陽雜編云李輔國恣橫上切齒久矣因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遺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左右按杜陽雜編語多悠謬然載此等事未始不足以快人心而警姦邪也

李林甫像

唐高彥休闕史云長安重建太淸宮琢玉石爲元元皇帝眞像又雕元宗肅宗二聖眞容于殿之東室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爲言者詔除去瘞於殿陰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爲太淸宮使因葺修殯廢掘地得玉石人林甫官銜銘于其背因具奏其事輦送京兆府擊碎之按人知林甫有剖棺之戮不知又有碎像之事也

按舊唐書禮儀志太淸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采白石爲元元聖容又采白石爲元宗聖容又刻白石爲李林

市陳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爲楊國忠之形而
衆林甫之石及希烈以國忠貶謫毀瘞之是林甫之像瘞
而不毀故得復出希烈國忠則毀而後瘞故不復見矣
史但言林甫像之瘞不言其毀此可以補史缺

荔枝之禍

三輔黃圖云漢武帝元鼎六年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
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
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
數十人按荔枝爲南中尤物人知紅塵一騎勞人害馬
爲荔枝之禍不知又有此事

又云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言其弊遂罷其貢按東坡荔枝歎自注云唐羌字伯游為林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此云交趾守當時言者不止伯游矣

僧一行寄蜀當歸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一行臨終留一物令弟子進上發之乃蜀當歸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按此事人知行維公遠不知有僧一行也

柏封大夫

閩則陳錫路黃嬭餘話云人知松封大夫不知柏亦封

大夫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柏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可見古事未嘗無判

寶家槐

國朝查愼行人海記云昌平州天壽山古槐相傳寶禹鈞家物樹中枵可布三五席稱竇家槐拔靈椿丹桂久爲竇家佳話不意二千年後猶存此老槐也

柳公權畫竹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黃文節集有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韵注云世傳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鈎勒成謂之鐵鉤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按柳誠懸以

書法名千古不謂其又工畫墨竹也

武肅射潮

錢武肅王射潮事人所習知也然其詳人或未知按錢儼吳越備史云武肅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築不就表告於天禱胥山祠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采山陽之竹造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剛火之鐵爲鏃既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際東方靑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八十丈中央黃二十丈鹿脯煎餅時果淸酒竅脯茅香淨水各六分香鑪布

置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六千萬人鏐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怪竭海枯淵千精百怪勿使干下唯願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禱訖明日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

辨皮日休事

老學庵筆記云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

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被誅也愚按北夢瑣言稱皮日休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爲錢鏐判官則皮日休之終於吳越固彰彰在記載矣宋錢易南部新書載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及禍皮陸齊名而皮之晚節乃至於是當以爲憾故錄此以辨其誣、

王逖老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號王逸老欲與逸少相抗按此與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取法太白樂天同一可笑惜未知出何書

國朝鄭方坤刪補五代詩話引留青日札云樂園有富家杜四郎號杜荀鶴此杜荀鶴

唐餘錄

齊東野語云唐餘錄直集賢院王皥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注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且冠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

不及韓乃王沂公曾之弟今薛歐兩史盛行而此書遂佚亦可惜也

火宋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云予家舊畜米帖四十有五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有火宋别之按水宋謂劉宋也漢火德魏土德晉金德宋水德故謂之水宋至趙宋則以火德王故謂之火宋火宋之稱甚奇世罕有用者

愼火停水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眞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愼火停水四字而已祥符間禁中數有大火遂以爲先告之驗上以軍營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瀧岡阡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緑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樓山太守

廟襄事禱于廟祝版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按歐公瀧岡阡表人人讀之至此等瑣事則世罕知也

張齊賢語

宋王闢之澠水閒談錄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或謗其居官弛慢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也按張公此言正與倒繃孩兒同一意義

成都繪像

宋呂陶淨德集巡撫謝公畫像記云成都舊風凡牽使

者繪像天慶之仙遊閣按此知老蘇集張益州畫像記益亦蜀之舊例使然

淨德集又有薛文恭公眞像記公郫陽人其諸孫某按刑總兵留蜀五稔于是繪公眞像於玉局觀之西室此亦蜀中繪像之故事文恭乃蜀人故繪于玉局觀不於仙遊閣示與奉使者有別惟張益州不於仙遊閣而於淨眾寺或示尊異歟

不解南音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未幾以諫議知密院一日上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

理會一字不得按南人不習北音往往爲仕途之累益自昔然矣

宋開封府題名

癸辛雜識云舊開封府尹題名獨包孝肅公姓名爲人所指指痕甚深

包順

宋王鞏甲申雜記云西羌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盡忠力按包公在當日已名動蠻貊如此今小家說喜演說包公事

而不知有此

青沙爛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狄武襄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州出一黎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未幾果死按今人書記狄武襄故事而罕知此

伊川不作生日

宋俞元德螢雪叢說云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按人於生日宜以此爲法

蘇子贍章子厚過虎事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子厚爲商州推官子瞻爲鳳翔幕僉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往觀之去虎數十步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著甚來由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旣近取銅沙羅於石上攛響虎即驚竄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按此亦所謂能拚命者能殺人也而此事罕知者

趙淸獻琴鶴龜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石林詩話云趙淸獻以淸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以琴鶴龜自隨元豐間旣罷政事守越再移

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按趙清獻一琴一鶴人皆知之不知其又有龜也始而放鶴繼而投龜至晚年則止存雷氏琴矣

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趙閱道爲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則又并不言琴也

東坡像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話云吾郡陸氏舊藏宋本東坡書

像貌秀偉而鬚不甚豐不類世所傳者按葉字調生吳縣人

國朝毛奇齡西河雜箋云萊陽姜仲子出貞毅先生所藏東坡像示予則儼予像也腆頤貲擴黃白其色鼻垂圜根細而鬚朗然或謂坡髯仲子曰汪戶部曰髯不必髯即關壯侯可驗也

國朝王椂讀畫錄有大瓢先生是我非我圖云吳門陸紫逸變游林屋見此圖於道士許以爲大瓢楊先生貌也道士曰此海上仙人是某祖所遺蓋二百餘年矣不識所謂楊先生者陸大奇之遂購還並紀其事以貽先

生觀此則知人之容貌固有相似者因東坡事附識之

石曼卿受杖

宋元懷拊掌錄云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街司所錄曼卿謂主者曰乞祗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倰人也杖而遣之按曼卿雖以詭詞免然不免受杖亦可爲文士輕佻者之戒

鐵蛤蜊

宋王得臣麈史云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及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對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雞肘博士

宋張知甫可書云張鼎爲大常博士用雞肋爲雞肘時輩譏曰雞肘博士按此亦伏獵弄獐之比而世罕知之

洗面濯足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宋資政蕭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頮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

俗按洗濯常事乃有如許章程亦可謂不憚煩矣

丁仙現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熙寧初介甫當軸神廟一切委聽以君相之威權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遇介甫法制適一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中作爲嘲諢肆其誚難介甫不堪然無如之何也故一時諺語有云臺官不如伶官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毬曾做雜劇本子葛守城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

祭姦臣首級

宋無名氏古杭雜記云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

按此亦見宋代之厚但不知所謂姦臣者何許人也

蔡京蔡卞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或前或徊閒之從者皆無所見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禬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邪否邪

秦檜生於舟中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黃州棲霞樓規製甚工問其人則曰故相秦申王生於臨皐舟中黃人作慶瑞堂於其處近年撤而作棲霞云

韓蘄王騎騾

世人習用蘄王騎驢事齊東野語云韓忠武王世忠以元樞就弟絕口不言兵自號淸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則是騎騾而非騎驢也

王厚齋爲言路所論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王厚齋應麟爲右史兩制時劉黻

在言路常論之云識局於形志奪於藝惟務諛說以釣爵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

文信國頂有拳髮

癸辛雜識云有金鈎相士遍閱諸館職云末坐一少年最不佳官雖極品然當受極刑扣其何以知之曰頂有拳髮此受刑之相也蓋文宋瑞時爲正字居末坐也

田時秀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云轉運田時秀字彥實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

之戲人如此

按余右合仙館筆記載廣東韶州人李繩武字肯堂生平所值皆是九數可謂無獨必有偶矣

原年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爲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按日知錄云本官曰元官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改原字然則元年之稱原年亦其宜矣

明永樂時西域人至中國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朝廷庫藏內一銅人不知其何年

然亦壞其半人莫能修永樂間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宗命修之毫髮不差又南京渾天儀亦此人所修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西洋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著人體方發響所擊立斃天啟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教軍士銃法甲子春遣回至杭州見之其人色黑似墨顛毛不及寸皆圍結如螺兩旁髭鬚亦然按此則明時已以西洋鳥銃教軍士矣

永樂朝待詞臣之酷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子啟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說詔戍邊復貸之令

挽大木啟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狀得釋歸

明仁宗不善終

明祝允明野史云仁宗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乾象否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明日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上亦往妃進巵於后后不卽飲上曰爾又爲疑乎遂取飲之妃失色已無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挍明史仁宗紀五月庚辰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崩於欽安殿不知野史何以有此說亦異聞也

王振由教官出身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黃溥今古錄載永樂末詔取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女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王振之惡備具史冊而云出身教官此事未經聞見至奉詔以教官淨身供奉內庭尤從古未有之事

選侍

明宮官劉若愚酌中志云萬歷三十一年神廟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時先帝生母孝和王后未有名封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

侍某氏出被選侍二字蓋出於此其後李選侍事官府交閧傳之史冊然莫知選侍二字所自始也

酌中志又云禮臣林堯封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是光宗李選侍外又有傅選侍皆當時所謂多選淑女以侍左右者也明史有趙選侍無傅選侍此可補明史之闕

客氏名刺

國朝吳長元宸垣識餘云順治乙亥京師慈仁寺市有鬻故書者貢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寶應朱國楨先

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

明季流寇起鬻於婦人

秋鐙錄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來速不及豫防羽健恚極遷怒於驛遞倡爲裁驛夫之說驛遞一裁倚驛遞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宗邦覆滅宗社而實釀於一婦人女禍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愼哉按秋鐙錄不知何人所撰刻入吳江沈氏昭代叢書署云釣雪灘主人沈元欽鈔

由柏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劉若能妻周氏語康僧曰福世子

名由崧今宏光本名由榔乃世子弟也以逃難潛於淮上聞士英擁戴因冒兄名士英雖昔任河南府知府亦不能辨其眞僞按史載福王名由崧此或其初名也
又云張懋德靑陽人崇禎甲戌年爲福府長史丁丑謝官歸語人曰福國王自生世子外不許更有一子凡宮中生一子卽令投之水其異於常人之性如此懋德以癸未春死於左兵而甲申乃有宏光之事宏光敗後周氏始以由崧由榔之說密語所私今就二說審定之則福王止有一世子由崧恐由榔者亦非非福宗正支也
宦官八字

癸辛雜識別集云凡宦官初闢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可不用始生日時故常擇吉良日時乃腐

呼吏爲都

唐王定保摭言云許棠宣州涇縣人早修舉業鄉人汪遵幼爲小吏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忽遇遵於途訊之曰汪都何事至京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按原注云都者吏之呼也然則呼吏爲都本唐人語小說中有都頭之呼非無本矣

亭長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懶眞子曰唐祕書省吏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三省亦有也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按兩漢傳注曰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

更人更點擊鐘

宋孔平仲雜說云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

唐人猶尙右

唐趙璘因話錄云人道尙右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據此則唐人賓主之位猶以西爲上

舉人流落教坊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丁石舉人也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線見教坊之長同賀莘老莘老引見于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

線見因啟相公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迋逐不上劉爲大笑按宋時舉人未爲科目然旣列士流且負才名乃至流落伶官亦可異矣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廣東劉八工文詞因赴京兆試流落京腔成小丑絕技如演廣舉一齣毛把總到任一齣曲曲如繪按此亦丁石之流亞矣

游士持書干謁

王楙野客叢書有游士持書干謁一條引沈亞之集與路鄜州書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

至者雖辨智過人猶以爲狂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云云可見此風亦古矣

盜賊自號仙君

水經渭水篇注云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囚盜庫兵略吏民衣繡衣自號爲仙君黨與漫廣明年冬伏誅

按近世盜賊往往託於神物之說以簧鼓愚民觀仙君之號則知此風由來古矣

顧舟契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視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按今時顧船必有船票即宋時之顧舟契也

算盜絹數

唐高彥休闕史云靑州楊尚書損觀風陝郊一日使院有專兵籍者闕有吏兩人衆推合授從事掾不能決公日有夕道於叢林間者盼羣盜評竊賄之數曰人六疋

則長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幾匹分籌之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員闕按此術在孫子算經經云今有人盜庫絹不知所失幾何但聞草中分絹人得六匹盈六匹人得七匹不足七匹問人絹各幾何答曰賊一十三人絹八十四匹其術先置人得六匹于右上盈六匹於右下人得七匹于左上不足七匹于左下維乘之所得幷之爲絹數幷盈不足爲人數楊公所說本此此吏能得之亦以此術也但依此算之微有不同蓋人數猶是十三而絹數則八十三耳

拔釘錢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趙在禮在宋州所爲不法一日制下移鎮永興百姓相賀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聞之上表乞還鎮朝廷許之在禮徧門率錢一千號拔釘錢按江南餘載云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唯捋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此二事抑何相類

單名空格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今人題名凡單名者每於姓下空一格書令與二名者齊或以爲不典按唐梁昇卿

書御史臺精舍碑其碑額碑陰碑側題名者一千一百餘人凡單名者中皆空一格書是唐已有此例也

書疏別紙

北夢瑣言云盧光啓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租庸張濬出征幷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按今人書札亦多如此至章奏有所謂附片者亦權輿於此也

勅姓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勅僻姓也唐有勅思齊歷陽人與張說郭元振爲十友李供奉詩特生勅將軍神力

百夫偕刻本誤作勒又自註云漢有勒尊晉有勒痡按
余同年勒少仲河帥自言其先本劉姓漢侯之宗室封勒
候至吳越時避諱改姓勒然古自有勒姓少仲此說或
其譜牒相傳如此耳

德清俞樾

中山夫人

水經瓠子河篇注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二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按帝王世紀堯取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中山夫人豈卽女皇邪

帝王世紀云帝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中山夫人之名起於此殆後世之俗稱矣

褒姒事異說

梁元帝金樓子云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白服廢太子而立之褒姒者周宣王時歌云嬮嬮白服實亡周國宣王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奔褒後褒人以姒贖罪因名褒姒焉按此與史記所載檿弧箕服之歌異

妲已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記云妲已姓鍾名妲字已此說未知所本按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焉韋注曰有蘇已姓之國妲已其女也史記索隱亦云妲字已姓然則姓鍾之說當是俗傳不足據也

說文女部改女字從女巳聲此似即妲巳之巳乃許君以爲女字則又不以爲姓矣

曩聞人言有用老杜北征詩前者於妲字竟無他義可用余按宋周密武林舊事元夕大小全棚傀儡有靈妲細妲又官本雜劇段數有媎賣妲長壽仙妲又有老姑遣妲襤哮店休妲雙賣妲但未詳其名義

明王志堅表異錄云後唐瓊花公主有二貓一白而口銜花朵一烏而白尾主呼爲銜蟬奴昆崙妲巳按妲巳之名施之於貓義亦未詳

衛靈公女

國朝馬驌繹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桃湯起於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將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門禮三終使死者不恨按列女傳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余嘗據其說以爲古有守貞之女之證今觀此則衛靈公女亦一貞女矣桃湯之禮與栢舟之詩可以並傳

晉班婕雲氏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稱班嘗造正式六卷略說云班
固時人妻雲氏居江西隆興府地名市縱按此不知所
據亦異聞也

絡慕

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淮南子齊俗篇云待西施絡慕而
爲配注云西施絡慕古好女也按今本作西施毛嬙遂
無知有絡慕者

御覽八百九十六卷引作西施落纂落絡音同纂慕形
似未知孰是

文珠

唐馮贄記事珠云徐福爲始皇作自然之簾懸於宮門始皇抱文珠置膝上其簾便下去之則簾自捲不事鉤也故又名不鉤按文珠不知何人豈秦宮女之名邪

邢三姑

元王逢梧溪集有題邢三姑廟詩云祖龍之世邢三姑事跡缺載鬼董狐相傳有功澂山湖百媪存舖當先驅至今雕櫳映銅鋪祈祥弭患無曰無按邢三姑事借未得其詳然讀此亦可見梗概故表出之百媪句有原注云地有百婆橋

秦始皇美人

水經注沔水篇注引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又引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秦始皇巡此美人死葬山上山下有美人廟按此美人惜不傳其名也

項王妾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唐傅奕考覈道德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見幸者人知有虞耳乃復有耽嗜元虛整理鉛槧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戚夫人

水經沔水篇注云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得

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帝爲驛致長安稱
復其鄉按洋川道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據此知夫
人本巴蜀之產必高祖王漢中時所得也可與文君薛
濤並爲彼中之秀矣

姚精二女

水經江水篇注江水又東逕鄖縣卞縣民有姚精者爲
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
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於水
郡縣表異焉

張彤

水經江水篇注引益部耆舊傳曰張貞妻黄氏女也名帛貞乘船覆没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貞手於灘下出時人爲之語曰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按先絡即孝女叔先雄見於范史至今以比曹娥而張帛事則不甚著然賴張帛事猶可考正范史雄字之誤絡與帛爲韵可知其名先絡不名先雄也

蔡伯喈母

晉張華博物志云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按蔡中郎父名棱見本傳其母之姓則見此

彪袁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古之婦人以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之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荅書乃云彪袁頓首豈以卑荅尊當爾邪按以夫姓冠己姓如李夫人自稱李衛人所知也至以夫名冠己姓則人罕知之且後世亦未有循用者故表出之又卞袁二夫人皆稱頓首然則婦人亦可稱頓首也

又按李夫人自稱李衛而湛淵靜語云蘇州東庫本一帖云衛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今世婦人以

夫姓冠已姓兩曰某某氏不如曰某氏某為近古也

木蘭

水經沔水篇注云漢水又東逕木蘭塞南石岸有城名伎陵城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塞云按木蘭一詩世莫知為何許人而此亦有木蘭之名更莫可考矣

本篇又云沔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作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按木蘭橋亦不知以何得名

烈女貞節圖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御府所祕古來丹靑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烈女貞節圖第三謝稚西晉人烈女謂綠珠按此則綠珠事在當時已流布丹靑矣謝稚名蹟稍晦賴此圖而見

玉奴

明鄺露赤雅云楊妃井在容州雲凌里妃姓楊名玉奴別字玉環號太眞按玉奴之名人所罕知卽其爲雲凌里人亦自來歌咏楊妃所未及也

又云母葉氏懷孕十三月而生

國朝陳蓮塘唐代叢書陳鴻長恨歌傳後附元虛子志云太眞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隱起太眞二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有道士以少君術使上見之曲盡綢繆脫臂上玉環納上臂天末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按楊妃取名之故亦世人所罕知者又云道士姓王名舟未知即臨邛道士否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唐大詔令一百三十卷余考之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璬長女爲壽皇妃蓋妃之父

爲嶲州司戶元琰生而早孤養于叔父元璬家故册稱元璬女也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于壽邸命孫逖撰敕度爲女道士號太眞住內太眞宮天寶四載乙酉七月丁巳朔二十六日壬辰册左勳衞二府右郎將韋昭訓弟二女爲壽王妃是月郎於鳳皇園册太眞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壽王妃前後二册文及楊妃入道敕時日皆班班可考千載而下覽者能不失笑乎

楊妃粉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楊妃粉産馬嵬坡上取之者

必先祭然後掘之去浮土三尺有土如粉膩滑光潔於女子最宜澤肌有效

按馬嵬是人姓名元和郡縣志云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馬嵬于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也今楊妃髑髏千載猶新而馬嵬則無有知者矣

嬌陳

唐趙璘因話錄云柳氏奕葉貴盛睦州刺史諱齊物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者爲士子所奔走睦州君悅焉嬌陳曰第中有錦帳三十重即奉事終身蓋戲之耳翌日如數載席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

約入柳氏之門執僕媵之禮爲中表所推元宗聞嬌陳名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不可絕也許其歸按嬌陳以風塵中人爲貴游家妾而不貪妃嬙之位涕泣辭歸亦可謂賢矣此事知者鮮故表出之

蕭溪女史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瀟溪女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年十九歸白樂天後爲蠻素所譖失寵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于西湖之靈隱山女貞庵中臨歿曰白尚書已爲海山院主先妾五尺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逝吾友汪子

宏居方伯里其家偶于乩上遇女史粗述其事按此事好事者爲之不足信姑存作談助耳

辨金鑾子事

唐馮贄雲仙襍記云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字傳遂輟以勒之按長慶集念金鑾子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則金鑾子未周三歲而夭安有十歲書北山移文之事

杜仲陽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

錡敗墳宮後爲漳王養母漳王黜放歸浙西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按人知杜秋不知杜仲陽豈其名乎

劉將軍

唐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報滁州許勍云得狀知妻劉氏將從征討願效勤勞嘉尙之懷諭言不及吾嘗覽後魏書見楊大眼者武伎絶倫戰功居最其妻潘氏頗善騎射至於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大眼時指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吾思見君人爲日已久不期今夕得舉妙才此亦可謂劉將軍矣按此事世所罕知特表出之庶劉將軍之姓氏不泯也

又有許勍妻劉氏封彭城郡君牒云滁州刺史許勍妻劉氏英才天授貞節日彰一昨專命良夫討除叛卒遂陳丹赤固願同征手驅組練之羣遠攻城壘身脆綺羅之色久犯氛埃四德有餘六韜可試豈獨家之肥也實爲邦之媛兮夫旣冠其銀璫婦宜榮於石窌云云可見劉氏在當時亦必著有戰功矣

包孝肅公子婦崔氏

宋韓元吉南澗甲子集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云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肥人也其鄉人至今祠公於節婦臺下節婦者亦公之子婦崔也始公之子誕

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爲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尙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黜媵妾生子於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書今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爲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荆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旣鄉人上其事朝廷爲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于兵火而表臺巋然獨在號爲節婦臺按孝肅之名婦豎皆知而節婦姓氏知者鮮矣宜表出之

按宋史本傳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

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衙撫其母使謹視之總死後取媵子歸冇門綖據此則公長子名總而綖則媵所生之子也與韓記不同宋史修於元或不如韓記之得實乎

東坡麥碧桃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話云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署眉山蘇軾書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云其友人衡山王泉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公南遷時遺麥碧桃於縣因

爲此詩按東坡果有此事宋人必應紀載都昌志不知從何書采入姑志以廣異聞余謂卽因此石刻而附會耳

東坡妾榴花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陸辰州子逸嘗謂余曰東坡賀新郎詞後擷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眞蹟晁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

鶯鶯燕燕

宋陳世崇隨隱漫錄云錢唐范十二郎二女爲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次曰燕燕陸氏貧羣妾散燕燕獨不忍去按鶯鶯燕燕見坡公詩皆用張氏故實也至陸氏之鶯鶯燕燕人罕知之矣

韓蘄王妻妾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引錢蒙叟韓蘄王墓碑記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按世止知有梁夫人觀此知蘄王正妻乃白氏餘皆妾也以王功大故並受封周氏亦妓女見王明

清揮麈三錄茅則未聞

秦檜妻

世知秦檜妻王氏不知亦名家女也老學庵筆記云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

女秀才

國朝董恂宮閨聯名譜引靜志居詩話云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尙功局萬載縣志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洪武二十六年舉女秀才以疾還鄉

按遼史邢簡妻陳氏通經義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此乃虛稱耳不謂明初乃實有女秀才也

翁夫人石像

明鄭仲夔耳新云建業僧於秦淮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置一龕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并二女投淮河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士崇奉我躑躅不安曷正之人始知其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漬血成像其理難明以此觀之則萇宏之血三年化碧殆非虛語

楊九娘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父命夜守桔槔爲蚊所齧不易其處竟以羸死故

其里至今名孝友里里人立廟祀之按高郵之露筋祠其說不一此則眞可謂露筋祠矣

碧虯

國朝鈕玉樵觚賸云湖州白雀寺紫竹盈園有女子刻詩於上云閒拔金釵撥翠筠尋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限誰能見疏雨束風總未眞後書吳門蘇氏碧虯題按女子以碧虯爲名亦殊奇豔

一丈白

宋自牧夢粱錄私妓有一丈白楊三媽按人知有水滸傳之一丈青不知更有此一丈白也又有十般大胡憐

憐展片張三娘半把織米七姊殆亦當時相傳之混名邪

十四鹽

國朝董怡宮閣聯名譜引續幽異錄云黃妍麗河朔閒女子也與蕭玉涵以詩唱和遂成配偶好事者爲撰十四鹽傳奇以唱和詩皆用鹽韵也

記日本二女子

日本人原善著先哲叢談云二山義長字伯養妻垂水氏名三字省君貞正有操伯養將出而有火謂省君曰火遠必不及若逼吾歸攜汝少焉風急燒及鄰弟子謂

日盍早去省君曰夫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其行不待夫而去此不恭夫之言也不恭夫言以求苟生不如死時火益熾而守死不變已而伯養歸乃俱去又載五井純楨烈婦傳曰烈婦栗氏甲斐國田中村農家女也嫁同村安兵衞有惡疾栗事之無厭心享保十三年七月八日大風暴雨川流沸騰田中村在其下流夜中人相呼曰水至夫四肢爛潰不可起謂栗曰我罹此惡病死水幸也汝則避矣栗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不祥乃扶舅出門外託人曰乞救此翁命舅曰汝與夫來不然我不獨生栗曰敬諾大人步趍請先行乃以舅副衣及

田地典契油紙裹之以託其人遣之入室待夫側與夫同死此二婦一幸而免一不幸而死均可謂賢矣

虔婆

宋周密武林舊事元夕一條云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爲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虔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按輟耕錄三姑六婆虔婆爲六婆之一未知何指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述沈留侯之說曰方言謂賊爲虔猶言賊婆也此亦强作解事方言之義乃賊殺之賊非賊盜之賊也

姬人爭物

粱劉孝綽集有一詩題云遥見鄰舟主人投一物衆姬爭之有客請余爲詠按此瑣事亦入吟咏足見古人好事不減今人也